

第五卷

中国 历代笑话集成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第五卷

中国 历代笑话集成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211.670

022.6554

中国历代笑话集成(第五卷)

作 者: 陈维礼 郭俊峰 主编

责任编辑: 邓淑杰 王金亭

装帧设计: 魏国强
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:130021 电话:5638648)

发 行: 吉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: 长春新华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毫米 32开

字 数: 550千字

印 张: 23.75

版 次: 1996年12月第1版

印 次: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—6 200

书 号: ISBN-7-5387-1066-3/I·1023

定 价: (全五卷)168.00元

中国历代笑话集成

(第五卷)

主 编 陈维礼 郭俊峰

编 委 会 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王同策 刘奉文 苏铁戈

张固也 陈 乔 陈维礼

郭俊峰

本卷注释 王春山 董润丽 朱永慧

王心成 张晓莉 王丽华

目 录

滑稽故事类编	杨汝泉编纂(1)
破涕录	李铎著(209)
姓氏嘲谑录	曹绣君编(346)
混号录	曹绣君编(403)
伶官谏录	曹绣君编(514)
笑林博记	憨斋士纂辑(538)
宋人愚事录	王利器辑(748)

滑稽故事类编

《滑稽故事类编》，静海杨汝泉（时中）编纂。民国二十二年（1924）五月初版，天津《大公报》社发行。此书摘取古今滑稽故事之足为世范或垂示鉴戒者，釐定编次，以类相从，析为子目，分为十编十五类。搜罗宏富，选取精严。凡正史杂编、诸子百家以及古今谈丛笔记，悉有甄录。又每条注明出处，可为研究文学参考之资。

原书前有引言，继有索隐，讲滑稽溯源，滑稽之派别，滑稽行为与行状滑稽之区别。最后是《大公报·文学副刊》主编吴宓先生对本书之评价。

第一编 谏谏类

优 孟

优孟者，故楚之乐人也。长八尺，多辩，常以谈笑讽谏。楚庄王之时，有所爱马，衣以文绣，置之华屋之下，席以露床，啖以枣脯。马病肥死，使群臣丧之，欲以棺槨大夫礼葬之。左右争之以为不可。王下令曰：“有敢以马谏者，罪至死。”优孟闻之，入殿门，仰天大哭。王惊其故。优孟曰：“马者，王之所爱也，以楚国堂堂之大，何求不得？而以大大夫礼丧之，薄，请以人君礼葬之。”王曰：“何如？”对曰：“臣请以雕玉为棺，文梓为槨，槨枫豫章为题凑。发甲卒为穿圹，老弱负土。齐、赵陪位于前，韩、魏翼卫其后。庙食太牢，奉以万户之邑。诸侯闻之，皆知大王贱人而贵马也。”王曰：“寡人之过，一至此乎？为之奈何？”优孟曰：“请为大王六畜葬之。以垆灶为槨，铜历为棺，赍以姜枣，荐以木兰，祭以粳稻，衣以火光，丧之于人腹肠。”于是王乃使以马属太官，无令天下久闻也。

优 旃

始皇尝议欲大苑囿，东至函谷关，西至雍陈仓。优旃曰：“善！多纵禽兽于其中，寇从东方来，令麋鹿触之足矣”。始皇以故辍止。

二世立，又欲漆其城。优旃曰：“善！主虽无言，臣固将请之：漆城虽于百姓愁费，然佳哉！漆城荡荡，寇来不能上。即欲就之，易为漆耳，顾难为荫室^①。”于是二世笑之。以其故止。（《史记》）

注释 ①荫室：地窖。

淳于髡

淳于髡者，齐之赘婿也。长不满七尺，滑稽多辩，数使诸侯，未尝屈辱。齐威王之时，喜隐——谜语，好为淫乐长夜之饮，沉湎不治，委政卿大夫，百政荒乱；诸侯并侵，国且危亡，在于旦暮。左右莫敢谏。淳于髡说之以隐曰：“国中有大鸟，止王之庭，三年不蜚又不鸣。王知此何鸟也？”王曰：“此鸟不飞则已，一飞冲天；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！”于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，赏一人，诛一人；奋兵而出，诸侯震惊，皆还齐侵地。

威王八年，楚大发兵加齐。齐王使淳于髡之赵请救兵，赍金百斤，车马十驷。淳于髡仰天大笑，冠缨索绝。王曰：“先生少之乎？”髡曰：“何敢。”王曰：“笑岂有说乎？”髡曰：“今者臣从东方来，见道旁有穰田者；操一豚蹄、酒一盂而祝曰：‘瓯窶满篝，汙邪满车，五谷蕃熟，穰穰满家。’臣见其所持者狭，而所欲者奢，故笑之。”于是威王乃益赍黄金千镒，白璧十双，车马百驷。髡辞而行至赵，赵王与之精兵十万，华车千乘，楚闻之，夜引兵而去。威王大悦。（《史记》）

晏子

景公使人养所爱马，马病死，公怒，令杀之。晏子请数之曰：

“尔有三死罪：使汝养马杀之，一当死罪也；又杀公所最善马，二当死罪也；使公以一马之故而杀人，百姓必怒叛，诸侯轻伐吾国，三当死罪也。”公喟然曰：“赦之。”（《晏子春秋》）

公子锄

晋文公出，会欲伐卫，公子锄仰天而笑。公问何笑？曰：“臣笑邻之人有送其妻适私家者，道见桑妇，悦而与言；然顾视其妻，亦有招之者矣！臣窃笑此也。”公寤其言，乃止。引师而还，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。（《列子》）

中射之士

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。谒者操以入，中射之士问曰：“可食乎？”曰：“可。”因夺而食之。王怒，使人杀中射之士。中射之士使人说王曰：“臣问谒者，曰：‘可食。’臣故食之。是臣无罪，而罪在谒者也。且客献不死之药，臣食之而王杀臣，是死药，王杀无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。”王乃不杀。（《战国策》）

禁酒

时天旱禁酒，酿者有刑。吏于人家索得酿具，论者欲令与作酒者同罚。雍（简雍）与先主游观，见一男女行道，谓先主曰：“彼人欲行淫，何不缚？”曰：“卿何以知之？”雍对曰：“彼有其具，与欲酿者同。”先主大笑，而原欲酿者。（《三国志·蜀志》）

敬新磨

庄宗好猎，猎中牟，践民田。县令当马切谏，庄宗怒叱出，将杀之。伶人敬新磨知不可，乃率诸伶追令前责之曰：“汝为县令，奈何纵民稼穡，以供赋税？何不饥汝民，而空其地，以备天子之驰驱？汝罪当死！”因请亟行刑。庄宗悟，笑而释之。（《五代史》）

娄德纳

圣祖既废理邸揆叙，王鸿绪辈恐其复立，造诸蜚语以闻。圣祖怒，欲置王重典，众莫敢谏。领侍卫内大臣娄公（德纳），圣祖近侍也，年已耄，善解主人意。时圣祖自畅春园还宫，欲明诏颁旨。公先日燕见曰：“闻护军统领某得暴疾，肉尽消瘦，已骨立矣。”某公素以体胖著者。次早圣祖入宫，某统领带佩刀侍神武门，丰伟如故。圣祖诘公，公笑曰：“可知人言未可信也。体之丰瘠乃现于外者，尚讹传至此，况暗昧事哉！”圣祖首肯其言，立罢宣诏。

博尔奔察

乾隆帝待臣下极为严厉，然有时加以狎谑，以联上下之情。有内大臣博尔奔察，侍上最久，善嬉谑。辛未春，扈从南巡，至镇江口，以放烟火，有被烟薰嗽者，博笑曰：“此乃素被黄烟薰怕者，故望而生畏也。”时黄文襄督责过严，故公寓言之。

又有较射而弓落地者，上震怒。公在旁曰：“此皆因引见故，昨日射箭良多，以致臂痛不能引弓也。”上乃释然。

又上一日射多不中侯，（射布）人皆畏惧。时修髯人至，公望而笑曰：“汪都统之弟至矣”。汪都统扎尔，故修髯如戟。上抚掌大笑。公尝行穿巷，有步军校积石为山于其厅侧者，上望而问之，公骤马奏：“此步兵花园也。”上大笑。

又上书福字，公立于侧，上笑问曰：“汝亦知此中佳否？”公应声曰：“知之。上所书福字黑且亮也。”上大笑。其诡谏皆若此者，亦东方、简雍之流也。

某武臣

乾隆之驻蹕避暑山庄也，一日召见一武臣，从容与论滦阳风物之美。因曰：“此地气候极清淑，大胜京师，洵无愧避暑山庄之名。”某贸然对曰：“此仅就宫内言之耳，若外间城市极狭，房屋亦低小，而人口稠密，炎曝之盛，倍蓰京师，故民间常言皇帝所住者真避暑山庄，而臣民所居者则诚不愧为热河也。”乾隆闻之瞿然，遽挥之出，以其武人粗直，亦不之罪也。时谓某颇有东方谏之风。

第二编 讽刺类

优人诙谐

宣和中，童贯用兵燕蓟，败而窜。一日内宴，教坊进伎，为三四婢，首饰皆不同。其一当额有髻，曰：“蔡太师家人也。”其二髻偏坠，曰：“郑太宰家人也。”又一人满头为髻，如小儿，曰：“童大王家人也。”问其故，蔡氏者曰：“太师觐清光^①，此名朝天髻。”郑氏者曰：“吾太宰奉祠就第^②，此懒梳髻。”至童氏者曰：“大王方用兵，此三十六髻也^③。”近者己亥岁，史（疑失一字）之为京尹，其弟以参政督兵于淮。一日内宴，伶人衣金紫，而幞头忽脱，乃红巾也。或惊问曰：“贼裹红巾，何为官亦如此？”旁一人答曰：“如今做官底都是如此。”于是褫其衣冠，则有万回佛自怀中坠地。其旁者云：“他虽作贼，且看他哥哥面”。又女官吴知古用事，人皆侧目。内宴日，参军四筵张乐，胥辈请金文书，参军怒曰：“我方听《觥栗》，可少缓。”请至三四，其答如前。胥击其首曰：“甚事不被觥栗坏了！”盖时俗呼黄冠为觥栗也。王叔知吴门日，名其酒曰“彻底清”。赐宴日，伶人持一樽夸于众曰：“此酒名彻底清。”既而开樽，则浊醪也。旁诮之云：“汝既为彻底清，却可如此？”答曰：“本是彻底清，被钱打得浑了”。此类甚多。而蜀优尤能涉猎古今，援引经史，以佐口吻，资笑谈。当史丞相弥远用事，选人改官，多出其门。制阍大宴，有优为衣冠者数辈，

皆称为孔门弟子，相与言“吾侪皆选人”。遂各言其姓曰：“吾为常从事，”“吾为于从政”，“吾为吾将仕”，“吾为路文学”。别有二人出曰：“吾宰予也。夫子曰：‘於予与改’，可谓侥幸。”其一曰：“吾颜回也，夫子曰‘回也不改’。吾为四科之首而不改，汝何为独改？”曰：“吾钻，故改，汝何不钻？”回曰：“吾非不钻，而钻弥坚耳^④。”曰：“汝之不改宜也，何不钻弥远乎？”其离析文义，可谓侮圣言^⑤，而巧发微中，有足称者焉。有袁三者，名尤著，有从官姓袁者，制蜀颇乏廉声，群优四人分主酒色财气，各夸张其好尚之乐，而馀者互讥笑之。至袁优，则曰：“吾所少者财也。”因极言财之美利，众亦讥诮之不已。徐以手自指曰：“任你讥笑，其如袁丈好此何？”（周密《齐东野语》）

注释 ①清光：美好的风采。常用作对皇帝的敬词。 ②奉祠：敬奉祭祀。宋代官吏老病，往往使任宫观职、因宫观使等职，原主祭祀，因而也称为奉祠。

③三十六髻：三十六计的谐音。 ④弥坚：更加坚固。这里又暗指史弥远之弟史弥坚，与其兄不同，有贤名。 ⑤侮圣言：从“常从事”以下，都是从《论语》中摘取字句，而曲会其意，所以被指作侮圣言。

优伶戏语

韩侂胄用兵既败，为之须鬓皆白，闲闷莫知所为。优伶因上赐胄宴，设楚迟、樊哙，旁有一人曰樊恼。又设一人，揖问迟“谁与你取名？”对以“夫子所取。”则拜曰：“是圣门之高弟。”又揖问哙曰：“尔谁名汝？”对曰：“汉高祖所命，”则拜曰：“真汉之名将也。”又揖恼云：“谁名汝？”对曰：“樊恼自取。”又因郭倪、郭果败，因赐宴以生菱进于桌上，命二人移桌，忽生菱坠地尽碎，其一人云：“苦！苦！坏了许多生灵，只因移果桌。”（叶绍翁《四朝

闻见录》)

南渡诸将

宋南渡诸将，韩世忠封蕲王，汤沂中封和王，张俊封循王，俱享富贵之极。而俊复善治生，其罢兵而归也，收租米六十万斛，今浙中岂能着此富家也。绍兴间内宴，有优人作《善天文》者云：“世间贵官人必应星象，我悉能窥之。法当用浑仪设玉衡，若对其人窥之，见星而不见其人，玉衡不能卒办，用铜钱一文亦可。”乃令窥光尧^①，云：“帝星也。”秦师垣曰“相星也。”韩蕲王曰“将星也。”张循王曰“不见其星。”众皆骇。复令窥之，曰：“中不见星，只见张郡王在钱眼内坐。”殿上大笑。俊最多赏，故讥之。（田汝成《委巷丛谈》）

注释 ①光尧：宋高宗死后的尊号。

东 坡

《师友谈记》云：东坡近令门人作《人不易物赋》，或戏作一联云：“伏其几而袭其裳，岂为孔子？学彼书并戴彼帽，未是苏公。”麴因言之，公笑曰：“近扈从燕醴泉观，优人以相与自夸文章为戏者。一优（丁仙现者）曰：‘吾之文章，汝辈莫及也。’众优曰：‘何也？’曰：‘汝不见吾头上子瞻乎^①？’”上为解颜，顾公久之。

注释 ①头上子瞻：子瞻是苏东坡的字，当时士大夫效东坡桶立簪短帽，称为子瞻样。

太师椅

宋时大内中许优伶以时事入诨科，作为戏笑，盖兼以广察輿情也。秦桧当国，和议既成，无迎还二圣意。又桧一日朝堂假寐，误坠其巾，都察院吴某立置曲柄荷叶托首安于椅后，遂名曰“太师椅”。有二优因戏于上前。一人捧太师椅安排坐位，一人盛服缓步而出，耳后带大金环二，垂至前肩。一人问曰：“汝所带是何物？”曰：“此名二胜环^①。”一人直前将双环掷诸其背曰：“汝但坐太师交椅受用足矣，二胜之环置之脑后可也。”韩侂胄当国，恃功妄作，诸事皆奸旨行之。偶值内宴，伶人王公瑾曰：“今日之政事，如客人卖伞，不油里面。”（《两般秋雨庵随笔》）

注释 ①二胜环：胜，玉胜，妇女首饰。二圣还的谐音。

李可及

唐咸通俳优人李可及，滑稽谐戏，独出辈流。虽不能托宣讽谕，然巧智敏捷，亦不可多得。尝因延庆节缙黄讲论毕，次及倡优为戏，可及褒衣博带，摄齐以升座^①，自称三教论衡。偶坐者问曰：“既言博通三教，释迦如来是何人？”对曰：“妇人。”问者惊曰：“何也？”曰：“《金刚经》云：‘敷座而坐。’或非妇人，何烦夫座然后儿座也？”上为之启齿。又问曰：“太上老君何人？”曰：“亦妇人也。”问者亦所不谕。乃曰：“《道德经》云‘吾有大患，为吾有身；及吾无身，吾有何患？’倘非为妇人，何患于有娠乎？”上大悦。又问曰：“文宣王何人也？”曰：“妇人也。”问者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曰：“《论语》云：‘沽之哉，沽之哉，今我待价者也。’

倘非妇人，待嫁奚为？”上意极欢，宠赐颇厚。（史某《钓矶立谈》）

注释 ①摄齐：古人穿长袍，升堂时提起衣摆，防止跌倒，表示恭谨有礼。

五经题

弘治中程学士敏政主试，为给事华泉等所劾，谓以题私鬻唐寅、徐经等。值公宴，优人持鸡出曰：“此鸡价值千金。”一人问曰：“何鸡而价高如此？”优曰：“程学士家名为五更啼（经题）也。”

头场题

万历丙午，蒋检讨、萧给事主浙试，一有力者以钱神买题中试。主试于锁闱日得罪杭郡公^①，公衔之，彻棘后宴主试^②，预令优人刺之。其日演《荆钗记》，无从发挥，至承局寄书^③，李成问：“足下何来？”局答曰：“京城来。”成曰：“有新闻否？”曰：“关白内款矣。”成又问，局曰：“贡方物矣。”或曰：“何物？”曰：“一猪。”成曰：“一猪何奇而贡之？”曰：“绝大。”成曰：“驴大乎？”曰：“不止。”“牛大乎？”曰：“不止。”“象大乎？”又曰“不止。”成曰：“大无过于此矣。”局曰：“大不可言，且无论其全体，只猪头、猪肠、猪蹄你道易价若干？”成曰：“多少？”局曰：“只头猪蹄（场题）亦卖千金。”成曰：“何人买得起？”局曰：“一收古董人家。”盖指中式者董姓耳。蒋萧闻之颊赤，不欢而罢。（《坚瓠集》）

注释 ①锁闱日：唐五代试士，用棘围试院，后称试院为棘围。又作棘闱。锁闱日即考试期间。 ②彻棘：即科举考试结束。 ③承局：官府差役。

汪 直

太监汪直，少年喜事，成化间殊被眷任。适丙申七月黑眚伤人，妖狐夜出。已而有山西妄男子侯得权，诡姓名李子龙，阑入大内伏诛，乃开西厂于灵济宫，诏直领官校数百人刺奸。直怙宠立威，三品以上，擅自钐割。朝臣曲意事之，僭拟自尊，大臣皆曲膝。当时有鄙谚曰：“尚书叩头如捣蒜，侍郎折股似栽葱。”而王越、陈钺阴相交私为权利，倾动一时。内优有阿丑者，尝扮一醉人，登场传呼“驾至！”醉人漫曰：“驾至如何？”复传呼“汪太监至！”醉人作惊怖状，匍伏道左，请死罪。已又扮汪太监登场，执戈之前用两钺，自言：“我用兵专靠此两钺。”或曰：“两钺何名？”曰：“一陈钺一王越也。”上微颌而笑。（《明纪事本末补编》）

都御史陈钺，以太监汪直得幸，以陈自强之计说之，使立功异域以自固。……论功升钺户部尚书……封钺为威宁伯，直蒙厚赏，中外皆恶之。诸内侍共教优人之为副净者，盛饰如直之状，高视阔步，叱咤呼喝，傍若无人。副末前诘之曰：“你何人？敢如此肆志！”净曰：“你不知我是汪直？爷爷爱我信我，我要杀人便杀人，要活人便活人，如何不肆志？”副末曰：“看你这厮模样，有甚本领，爷爷爱你信你？”净曰：“我有计较。”副末曰：“你敢是张良？”净笑跪曰：“不及不及，但我会杀人。”末曰：“你敢是韩信？”净复跪曰：“不及，但我有摆布。”副末曰：“你敢是萧何？”净复笑曰：“不及不及。”副末曰：“你不及，如何得爷爷爱信？”净曰：“你不知我两只手有两个月。”副末曰：“天只有一个，你如何有两个月？”净曰：“不是两个月。”因举左手曰：“这是陈钺，”又